

五月中旬的一日下午,走出“春及庐”小屋,开始游贤园。“春及庐”在贤园入门处,是奉贤作协驻地,原是湖边养鸟人居住的一间小木屋。文友、奉贤作协主席汤朔梅据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诗意,命名“春及庐”,好名字引来春色满屋。三五文友,在此喝茶,聊聊天,笑声不断,春意盎然。

贤园是奉贤新造的园林,缘由是怀念贤人。进园就是一座塑像,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,宽袍大袖,手握象征礼乐教化的竹简。这是言子,名偃,又称叔氏,春秋吴国颍川人,今江苏常熟人。在常熟虞山脚下,建有言子墓。言子是孔夫子 3000 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,晚年践行孔子“吾门有偃,吾道其大”心愿,回到江南讲学,曾在奉贤开设学馆,传授儒学及中原的先进文明,言子教授年龄弟子,用礼仪教育百姓,使这块常常海水倒灌的蛮荒之地成为“海隅何处可闻礼乐之声”的“滨海文墨区”。在言子的倡导下,百姓挑担筑高沿海圩堤,荒地成为良田。当地尊言子为贤人。清雍正二年(1724 年),从华亭划出设置新县,“为奉言子之贤也”,取名奉贤。

言子塑像的周围,竖立着一圈奉贤贤人的塑像。其中,有奉贤贤人卫泾,南宋淳熙十一年(1184 年)考中状元,他与朱熹是好友,著有《后乐集》50 卷。有奉贤青村陶宅村人袁凯,孜孜不倦攻读诗书,洪武三年以布衣被授予“监察御史”,所做七律《白燕》“御国飘零事已非,旧时王谢见应稀。月明汉水初无影,雪满梁园尚未归。柳絮池塘香入梦,梨花庭院冷侵衣。赵家姊妹多相忌,莫向阳昭殿里飞。”被



离家赴外地求学转眼已数载。每每在校逢上湿搭搭的梅雨时节,便愈发想念起家乡的雨来。

从小在梅城长大,对梅城的雨再熟悉不过了。那时候住在外婆家,一栋灰白的两层老屋,屋顶还是古时的青瓦片,苔从滑溜溜的泥石地上歪歪扭扭地爬上墙。每到下雨,雨珠滴滴点点地从墙缝中沁出,圆圆滚滚的,像极了一个个胖娃娃。我伸出手挨着墙壁去接,手心里就躺了一水儿的娃娃。

老屋前有一片菜园子,外婆种上了一园子的绿意盎然。天中一旦飘起了蓊郁的水汽,这眼绿意便更加清新。我爱打着一把伞,蹬上雨鞋,蹲在菜地边,仔仔细细地看。雨若大了些,风若斜了些,伞被敲打得发出了声响,外婆就在屋内唤我回去。偏偏我不肯进屋,跑到井边趴着边儿向下望。井太深,雨气势汹汹地拍下,到了井底水面竟都没了踪影,也瞧不见一丝大的涟漪。

可进了屋也是雨。虽然是在屋内,从主屋到厨房还是得撑伞,那一段路不足六米,瓦片参差不齐,细缝中透出光亮。雨从屋顶一片片地轻跳过去,像轻盈的小猫,似幻似真,

列为明初佳作。有奉贤青村镇陶宅村人、“吴下乡贤第一流”的张弼,开创了明代草书艺术新境界,被誉为“吴中草圣”。还有藏书大家何良俊、大文学家宋懋澄,著名诗人唐汝询、浦东才子黄之隽等文人名人。这些奉贤的贤人,都是受到了言子的润泽啊!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,一个贤人带出了一群贤人子孙,中华文化就这样代代相传。

在这些贤人群像背后,是一大片由花草、灌木、树林构成的园林。首先见到一片梅林。湛绿的树叶间,一颗颗青青的梅子在枝头站立,想起成语“望梅止渴”,还真的有点口舌生津。接下来看到的是杏子树,四面斜伸的树枝上,长满了椭圆形树叶,像是朝天空撑起一把翠绿色的大伞。

漫步间,我走到一棵白皮松前。这种树在北方居多,在北京的故宫里长得高大壮实,我眼前这棵白皮松还小,枝干斜斜地向上伸展,松针疏漏,日光透过松针,星星点点筛了一地。我读《吴冠中传》,知这位大画家喜欢画白皮松。白皮松亮堂,主干上色块斑斑,分枝上曲折多变,有韵律感,适合画入油画。

眼前突兀见到一棵高大的泡桐树。忽然想起穆青写的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》,焦裕禄在地处黄河故道的兰考县,为治理风沙、内涝、盐碱这三害,带领农民大种泡桐树。如今,兰考县已脱去贫困县帽子,泡桐树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看到河边有棵桑树,这棵桑树很是高大,我印象中桑树是低矮的,很容易攀爬。望着大桑树,我想起小时候住在工人新村

的岁月,那里是市郊结合部,放学后,有时会走到嘉定长征人民公社村庄的河边,爬上一棵桑树,采黑红紫红的桑葚吃,一直要吃到嘴唇发黑肚子饱饱,才

窸窸窣窣。余光中先生说“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”,这就是打着伞也要跳起舞来和的节拍。抬头仰望,瓦片边角微明,差池中是极小的灰蒙蒙的天,泛着微微的流光,顿时就迷了眼。触着斑驳湿润的壁,古人是否也这么抚摸过,感受过同一场雨?

厨房承载着家中小孩们最幸福的回忆。梅城有一种传统客家糕点,唤作“清明板”。这些“青团子”约

手掌心一半大小,浑身碧绿,一个个憨态可掬。清明前后,草药在细雨中悄然冒头,我们就披着雨衣挎着篮,去农地摘艾草。刚采回来的艾草水灵灵的,煲烂后外婆把它揉搓进糯米粉,燃起柴火蒸锅,烟雾袅袅,我和小弟妹妹团团围着,垂涎欲滴,外婆的脸也若隐若现。幽暗的厨房顶亮着一小盏昏黄的灯,从参差的瓦片滴落的毛毛细雨混在艾草的香气里,令人无比沉醉。

后来因为一些原因,我们搬家了。离城市更近,老屋也变成了高楼

那天去看病,医生问哪儿不好,我随口说了句“心疼”。因为常去,医生有点熟,便调侃道:是不是你买的股票跌了?我立即意识到自己用错了词,连忙摇摇头,指指心脏部位:是这里疼!“哦,心绞痛!”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后,随即进行了相应的治疗。

事后想想,倒也挺有意思。说“疼痛”时,对身体的大多数地方如手脚四肢、前胸后背,可以直接说“手疼”“脚疼”“肚子疼”,而涉及头和心脏这两个重要部位,语义就变得复杂起来:“头疼”可以指头部疼痛,也可以表达为难或讨厌的感觉;至于“心疼”,则基本与心脏疾病无关,专表怜悯爱惜之情。这大概是因为古人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有独特理解,认为人的思想感情都来自心脏,所以除了“心疼”,还有“心想”、“心爱”、“心仪”等。

那年春天乍暖还寒之际,女儿出生后被裹在蜡烛包从医院接回家中。几天后,为了给她洗澡,我解开了包裹。一看之下,不由一惊:她右手的大小臂弯曲着紧紧粘连在了一起!这肯定是她小臂用力上举,却因蜡烛包太紧而无法复位所致。我像揭两张粘在一起的湿纸那样,小心翼翼地把它分开,心疼得要命:宝贝,你怎么不哭叫啊?

幼小的孩子让我们心疼,是因为他们太脆弱!当我们有了呵护疼爱稚子的心满意足回家。

一棵水杉树出现在我眼前。它树干笔直,直插云霄,比周边的树都要高出好多。在我曾下乡的江西,水树很多。它笔直的树干,不歪不斜地往上生长,似乎在启示:做人,也要挺直腰板。

见到一棵山茶萸小树,像一个美丽的少女,亭亭玉立在小径旁。顿时想起王维的诗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: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

我来到一排樱花树旁。樱花已谢,想想要是在三月底四月初樱花盛开时节来看,将会感受到多么五色斑斓的美丽啊。可是樱花的美是短促的,怒放后迅速凋谢,容易联想到人生的短暂,令人伤感。然而,人的一生,能如言子之贤,被后人记住,传颂,敬仰,那么虽死犹生,他的生命就进入永恒了。

暮色四合的时分,我依依不舍向贤园告别。

里的新房,四周没有绿葱葱的菜地,也没有屋檐下那条要撑着伞走的小道;没了艾草袅袅婷婷的薰香,更没了在雨中似远近似梦似实的外婆悠长的呼喊声。

但那时的梅城有许多人力脚踏三轮车。绿油油的车身,车尾刷着白色的油漆。雨下来的时候,经常爱坐这种车。遮雨布从车背往前挂起,钩住师傅车座后的小钩子,人就躲在了小小的黑暗里。脚脖子肯定会湿的,干脆脱了鞋袜,把脚大大方方地伸出去。下了车,师傅往往会热心地把钩解开,提醒一句雨天路滑。

曾经随处可见的三轮车已难寻踪影。来来去去,终是一场场下过的雨。飘雨的夜,格外寂静。我停下车,月亮起桌上一小盏昏黄的灯。夜夜陪读至深夜的母亲已不堪睡意,在身旁睡得正酣。窗半开着,湿润的空气吹起轻薄的帘窗。我裹了裹被子,满足地闭上眼,对下一次的雨夜仍然满怀着期待。

越长大越明白,喜欢一场雨,热爱一片景,迷恋一座城,或许不是因为雨有多柔,景有多美,城有多好,而是在那座城里,那片景里,那场雨里,有谁存在。

夜光杯

心疼

杨斌

我们遮风挡雨的爸妈开始衰老了!幼时和晚岁被人疼,是一种幸福;到了中年上疼父母,下疼孩子,则是一种责任!

心疼幼弱的儿女和年老的父母,是人之常情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,则不但要有悲悯的胸怀,还需要有惠及他人的能力。古往今来,具备这种能力者,首推地方官员。至于他们有无爱民之心,就要看当地百姓的运气了。正是因为存在这种或然性,古人才把地方官称为“父母官”,以期时时提醒他们,要以父母疼爱子女之心对待治下的百姓。

心疼百姓的“父母官”,清代以书画闻名的郑板桥(名燮)应该算一个。“衙斋卧听萧萧竹,疑是民间疾苦声;些小吾曹州县吏,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他不仅以诗言志,还真心为民办事。《清史列传》说他“官潍县时,岁歉人相食。燮大兴修筑,招远近饥民赴工就食,籍邑中大户,令开厂煮粥轮饲之,有积粟责其平糶,活者无算。”郑板桥做县官十二载,廉洁爱民却得不到升迁,61 岁时“以请赈忤大吏”,辞官回乡。一个老人,最后不得不靠卖字画度过晚年,想想也真让人有点心疼!

估衣,小摊贩出售的旧衣、次品衣。不知当今几人还识得估衣的词汇,而在我孩童时代,估衣却解决了贫苦人家的穿衣的困窘。

老家是有名的濠城集,贸易非常活跃。多年前,赶集既是农民的物质生活,也是精神生活。农民自种青菜,自养鸡鸭,背到濠城集换取生活资料。日子虽然不能是有滋有味,但也是苦中有乐。

有年秋天,母亲背了一筐青菜去集上卖,回来时,带回了一件圆领衫,朝我头上一套,不大不小,正好。那件圆领衫八成新,胸口织着一只梅花鹿。穿上圆领衫上学,神气极了,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。母亲告诉我,这件衣服很便宜,就是稍微旧了点,不碍穿。

邻居家的小手,平时脏兮兮的,也穿了件洋气的夹克衫,那种布料是当时流行的“太子呢”。我也吵着母亲,要弄一件近似的衣服,母亲没吭声,过了几天逢集,她又提了一口袋大蒜去集上卖。夕阳下山时,我看到母亲远远走来,手里拎着件漂亮的“太子呢”。

母亲告诉我,街上有个估衣摊。这些货都是来自蚌埠的,一些工厂效益不太好,有些货挤压太久了,占资金不说,工人还发不出工资,厂长便鼓励工人下乡卖东西。一到逢集,大卡车停在路边,人头攒动,非常热闹。

而今,估衣这个词成了冷僻词了。到商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名牌服装,搞不清买哪件好。前段时间,我朋友穿了一件灰色的呢子外套,我开玩笑说,你这件衣服真像估衣,他茫然以对。吃穿不愁的年代,没有人会在乎你穿什么,而看你如何看待吃穿。穿估衣,做善事,不亦乐乎?

估衣,小摊贩出售的旧衣、次品衣。不知当今几人还识得估衣的词汇,而在我孩童时代,估衣却解决了贫苦人家的穿衣的困窘。

老家是有名的濠城集,贸易非常活跃。多年前,赶集既是农民的物质生活,也是精神生活。农民自种青菜,自养鸡鸭,背到濠城集换取生活资料。日子虽然不能是有滋有味,但也是苦中有乐。

有年秋天,母亲背了一筐青菜去集上卖,回来时,带回了一件圆领衫,朝我头上一套,不大不小,正好。那件圆领衫八成新,胸口织着一只梅花鹿。穿上圆领衫上学,神气极了,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。母亲告诉我,这件衣服很便宜,就是稍微旧了点,不碍穿。

邻居家的小手,平时脏兮兮的,也穿了件洋气的夹克衫,那种布料是当时流行的“太子呢”。我也吵着母亲,要弄一件近似的衣服,母亲没吭声,过了几天逢集,她又提了一口袋大蒜去集上卖。夕阳下山时,我看到母亲远远走来,手里拎着件漂亮的“太子呢”。

夜光杯

心疼

杨斌

我们遮风挡雨的爸妈开始衰老了!幼时和晚岁被人疼,是一种幸福;到了中年上疼父母,下疼孩子,则是一种责任!

心疼幼弱的儿女和年老的父母,是人之常情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,则不但要有悲悯的胸怀,还需要有惠及他人的能力。古往今来,具备这种能力者,首推地方官员。至于他们有无爱民之心,就要看当地百姓的运气了。正是因为存在这种或然性,古人才把地方官称为“父母官”,以期时时提醒他们,要以父母疼爱子女之心对待治下的百姓。

心疼百姓的“父母官”,清代以书画闻名的郑板桥(名燮)应该算一个。“衙斋卧听萧萧竹,疑是民间疾苦声;些小吾曹州县吏,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他不仅以诗言志,还真心为民办事。《清史列传》说他“官潍县时,岁歉人相食。燮大兴修筑,招远近饥民赴工就食,籍邑中大户,令开厂煮粥轮饲之,有积粟责其平糶,活者无算。”郑板桥做县官十二载,廉洁爱民却得不到升迁,61 岁时“以请赈忤大吏”,辞官回乡。一个老人,最后不得不靠卖字画度过晚年,想想也真让人有点心疼!

估衣,小摊贩出售的旧衣、次品衣。不知当今几人还识得估衣的词汇,而在我孩童时代,估衣却解决了贫苦人家的穿衣的困窘。

老家是有名的濠城集,贸易非常活跃。多年前,赶集既是农民的物质生活,也是精神生活。农民自种青菜,自养鸡鸭,背到濠城集换取生活资料。日子虽然不能是有滋有味,但也是苦中有乐。

有年秋天,母亲背了一筐青菜去集上卖,回来时,带回了一件圆领衫,朝我头上一套,不大不小,正好。那件圆领衫八成新,胸口织着一只梅花鹿。穿上圆领衫上学,神气极了,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。母亲告诉我,这件衣服很便宜,就是稍微旧了点,不碍穿。

邻居家的小手,平时脏兮兮的,也穿了件洋气的夹克衫,那种布料是当时流行的“太子呢”。我也吵着母亲,要弄一件近似的衣服,母亲没吭声,过了几天逢集,她又提了一口袋大蒜去集上卖。夕阳下山时,我看到母亲远远走来,手里拎着件漂亮的“太子呢”。

母亲告诉我,街上有个估衣摊。这些货都是来自蚌埠的,一些工厂效益不太好,有些货挤压太久了,占资金不说,工人还发不出工资,厂长便鼓励工人下乡卖东西。一到逢集,大卡车停在路边,人头攒动,非常热闹。

而今,估衣这个词成了冷僻词了。到商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名牌服装,搞不清买哪件好。前段时间,我朋友穿了一件灰色的呢子外套,我开玩笑说,你这件衣服真像估衣,他茫然以对。吃穿不愁的年代,没有人会在乎你穿什么,而看你如何看待吃穿。穿估衣,做善事,不亦乐乎?

估衣,小摊贩出售的旧衣、次品衣。不知当今几人还识得估衣的词汇,而在我孩童时代,估衣却解决了贫苦人家的穿衣的困窘。

老家是有名的濠城集,贸易非常活跃。多年前,赶集既是农民的物质生活,也是精神生活。农民自种青菜,自养鸡鸭,背到濠城集换取生活资料。日子虽然不能是有滋有味,但也是苦中有乐。

有年秋天,母亲背了一筐青菜去集上卖,回来时,带回了一件圆领衫,朝我头上一套,不大不小,正好。那件圆领衫八成新,胸口织着一只梅花鹿。穿上圆领衫上学,神气极了,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。母亲告诉我,这件衣服很便宜,就是稍微旧了点,不碍穿。

邻居家的小手,平时脏兮兮的,也穿了件洋气的夹克衫,那种布料是当时流行的“太子呢”。我也吵着母亲,要弄一件近似的衣服,母亲没吭声,过了几天逢集,她又提了一口袋大蒜去集上卖。夕阳下山时,我看到母亲远远走来,手里拎着件漂亮的“太子呢”。

社区附近的一条小街上,一家奇怪的店开张了。说它奇怪,因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,它已经三次“乔迁”。这是第三次,而前两次它也都在社区附近现身。虽然招牌还是那个“某某五好家园”(这次在招牌下又加了一行小字“文军食品店”),但不长的时间三迁其址,又不离社区,令人生疑。

奇怪之二是这小店的格局。仅一开间的门面,进门是一个小厅,陈列着诸如酱油醋大米之类的样品。的确只是样品,因为这些只是给人看的,以证明那“文军食品店”的真实性。小厅里面有一个差不多同样面积的“会议室”,而过道上则摆着几只洗脚机吸氧机。这可是为顾客免费服务的福利。

每日里进出这里的大多是社区的退休老人,我的老人和丈母娘前段时间也成了这里的常客。八十多岁的老人了,却不辞辛苦,频频光顾这“五好家园”。起先颇得了些甜头,买到些便宜的鸡蛋大米之类。然后就开始买回些据说是神效保健品的东西。有一种居然还堂而皇之写着“诺奖”字样,说是得过诺贝尔奖的。保健品骗局我们当然在新闻上见识过,于是提醒二老小心上当。提醒了一段时间,并不见效,而最近警情骤响!二老居然拿出全部积蓄,还要向我们借款若干,准备大举买进据称为补氧神品的一种营养饮料,美国出产,区区 30 毫升,售价 475 元。这还是最优惠价格,据说马上要加征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,“以后就没这个价了”!

我太太闻讯自然急火攻心,速速前去劝阻,结果差点被赶出门。二老最强硬的回答是,对方“不是亲人胜似亲人”。这句话就噎得我太太差点厥倒。她差不多天天要去看望二老,送去蔬菜或烧好的油面筋肉类之类。如今二老话说得这么绝情,我倒真是慌了,忙叮嘱太太不要“硬碰硬”。想来二老失去理智也有缘由,因丈母娘早就深信那是“救命神药”,如今女儿不让买,这岂不是要断其长寿之路!斩断母女情分绝不容情!

我知二老已深陷骗局,在那小会议室内反复观看宣传视频,洗脑已很彻底,绝非我等子女苦口婆心所能唤醒。再想社区中招老人又不知几何呢?此事干系不小,必须立即向政府举报。主管部门反应神速,仅两天,反馈即来了:已去该店查过,该店证照齐全,但不能违规经营此种“保健品”,勒令其改正。得此令,我们终于拿回了丈母娘预付的几万元订金。丈母娘此番能如此配合,一是政府有令,二是我找在美国的同学查了,那“神品”在美价格每瓶仅合人民币 166 元。这个事实,让丈母娘颇为受伤,因为她一度差点“认亲”。但那年轻的王经理在交出钱款时,很霸气地对丈母娘道:“我们是不怕查的!你以后想买也没这个价了,而且我们不会卖给你,除非你女儿陪你一起来买。”

听到这番转述,我不由深思:这位骗子虽年轻却厚黑大胆,并颇得此行三昧。一些高龄老人智商减退,又不关心时事新闻,只要以健康长寿为饵,就会轻易中招。而此类交易均无发票,监管者难以取证。

灰店,这是我对这家店的定义。本质是黑的,但披着灰色的外衣。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,这样的灰店形成了一条可怕的灰色产业链,贪婪地鲸吞着中国退休老人的养老血汗钱。我仿佛看见这些灰店骗子傲慢地当街而立,神情冷漠,鄙视地望着熙熙攘攘的城市。“我是骗子,我快活。我是骗子,我怕谁?”然而,真的就让他们如此地快活下去吗?



老街即景

华致中

偶见如此独特“风景”,我即刻抓拍。须臾,“粉丝”渐多。刚刚还是稠稠的姜糖团,经反复绕圈、甩拉,渐渐地变白,柔韧,蓬松。那师傅因拉着长而晃荡的姜糖,身子缘拉力作用而后仰,脸带微笑,劳动并快乐着!

社区附近的一条小街上,一家奇怪的店开张了。说它奇怪,因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,它已经三次“乔迁”。这是第三次,而前两次它也都在社区附近现身。虽然招牌还是那个“某某五好家园”(这次在招牌下又加了一行小字“文军食品店”),但不长的时间三迁其址,又不离社区,令人生疑。

奇怪之二是这小店的格局。仅一开间的门面,进门是一个小厅,陈列着诸如酱油醋大米之类的样品。的确只是样品,因为这些只是给人看的,以证明那“文军食品店”的真实性。小厅里面有一个差不多同样面积的“会议室”,而过道上则摆着几只洗脚机吸氧机。这可是为顾客免费服务的福利。

每日里进出这里的大多是社区的退休老人,我的老人和丈母娘前段时间也成了这里的常客。八十多岁的老人了,却不辞辛苦,频频光顾这“五好家园”。起先颇得了些甜头,买到些便宜的鸡蛋大米之类。然后就开始买回些据说是神效保健品的东西。有一种居然还堂而皇之写着“诺奖”字样,说是得过诺贝尔奖的。保健品骗局我们当然在新闻上见识过,于是提醒二老小心上当。提醒了一段时间,并不见效,而最近警情骤响!二老居然拿出全部积蓄,还要向我们借款若干,准备大举买进据称为补氧神品的一种营养饮料,美国出产,区区 30 毫升,售价 475 元。这还是最优惠价格,据说马上要加征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,“以后就没这个价了”!

我太太闻讯自然急火攻心,速速前去劝阻,结果差点被赶出门。二老最强硬的回答是,对方“不是亲人胜似亲人”。这句话就噎得我太太差点厥倒。她差不多天天要去看望二老,送去蔬菜或烧好的油面筋肉类之类。如今二老话说得这么绝情,我倒真是慌了,忙叮嘱太太不要“硬碰硬”。想来二老失去理智也有缘由,因丈母娘早就深信那是“救命神药”,如今女儿不让买,这岂不是要断其长寿之路!斩断母女情分绝不容情!

我知二老已深陷骗局,在那小会议室内反复观看宣传视频,洗脑已很彻底,绝非我等子女苦口婆心所能唤醒。再想社区中招老人又不知几何呢?此事干系不小,必须立即向政府举报。主管部门反应神速,仅两天,反馈即来了:已去该店查过,该店证照齐全,但不能违规经营此种“保健品”,勒令其改正。得此令,我们终于拿回了丈母娘预付的几万元订金。丈母娘此番能如此配合,一是政府有令,二是我找在美国的同学查了,那“神品”在美价格每瓶仅合人民币 166 元。这个事实,让丈母娘颇为受伤,因为她一度差点“认亲”。但那年轻的王经理在交出钱款时,很霸气地对丈母娘道:“我们是不怕查的!你以后想买也没这个价了,而且我们不会卖给你,除非你女儿陪你一起来买。”

听到这番转述,我不由深思:这位骗子虽年轻却厚黑大胆,并颇得此行三昧。一些高龄老人智商减退,又不关心时事新闻,只要以健康长寿为饵,就会轻易中招。而此类交易均无发票,监管者难以取证。

灰店,这是我对这家店的定义。本质是黑的,但披着灰色的外衣。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,这样的灰店形成了一条可怕的灰色产业链,贪婪地鲸吞着中国退休老人的养老血汗钱。我仿佛看见这些灰店骗子傲慢地当街而立,神情冷漠,鄙视地望着熙熙攘攘的城市。“我是骗子,我快活。我是骗子,我怕谁?”然而,真的就让他们如此地快活下去吗?



老街即景

华致中

偶见如此独特“风景”,我即刻抓拍。须臾,“粉丝”渐多。刚刚还是稠稠的姜糖团,经反复绕圈、甩拉,渐渐地变白,柔韧,蓬松。那师傅因拉着长而晃荡的姜糖,身子缘拉力作用而后仰,脸带微笑,劳动并快乐着!